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6

2019年11月22日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主笔: 梁
编辑: 蔡 伟



那天收到高中好友F邀请,参加她女儿婚宴,这是同学里第一次儿女婚嫁。得知消息,同学们既兴奋又感慨,岁月不饶人,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开始成家立业、小鸟筑新巢。光阴不回头,看他们成长,重演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

有次和儿子讲我们中学的故事。14—15岁的年龄,那时读书没现在孩子压力大,下课就嬉笑打闹跑厕所;那时候的厕所也没现在学校条件好,几幢楼才有公用厕所,跑慢了等位置,上课就可能迟到。

当年的纸飞机

那天课间,我和F同学跑得快,在第一轮占据蹲位。F突然从小问题变大问题,求我帮她拿纸。教室在三楼,我大声呼喊上面的同学扔纸下来,上面同学就撕作业本,折成纸飞机一张一张往下投掷,纸飞机空中旋转着落地,我就在下面到处捡,玩得高兴忘记了厕所里蹲着的F,想起来赶去给她,同学小脸都气白了,好久不和我说话。

儿子怎么也不相信,那时候没有卫生纸,而用作业本纸,他不是女儿,不然我还会给他讲那时候的姑娘用品。老公在一旁佐证,能用上作业本都是城市里人,农村条件更差,听得儿子莫名惊诧。出生于90末的儿子,怎能想象物质贫乏的年代,后来他看印度电影《厕所革命》,对我说:原来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们的年龄增长伴随着社会进步,孩子们出生的年代很幸福,但他们没有机会经历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差异。

F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女同学,个子也娇小,在家里也是老小,却丝毫没有百姓家女儿的娇气和占强,善解人意、乐于助人,和谁都能和睦相处,时常是我们女同学叽叽喳喳斗嘴时的调解员。这很让赵医生汗颜,同样是家中老小,我中学却是出了名的牙尖嘴利不吃亏,比起F的人缘差了一大截。

F人小情商高,姻缘也比我们早。医学院5年制,当我大学毕业时,她已先一年工作,邀请好些同学到她家玩。她家在三线建设某单位,离城较远一座绵绵的山里,那时交通不便,同学们聚齐很费周折。一群刚工作不久的青年男女,正对社会充满好奇,对婚姻满怀憧憬,有些正在经历恋爱,一些还在寻觅,她却略微扭捏地告诉我们,已经有

孕在身,我们大呼“早芭谷”。

F后来随先生到了重庆,年轻时大家都忙工作事业、生儿育女,见面的机会不多,但见面必定是摆不完的龙门阵,女人的话题老公孩子最多。她的女儿小名“点点”,因出生时体量不大而获名,长大后却出落得亭亭玉立、光彩照人,成功俘获外地高大男子,两人落差在20cm以上,越发小鸟一般依人。

小姑娘的性格像F同学翻版,从小乖巧懂事体谅人。赵医生10年前经历过一段心情特别糟糕的时间,在抑郁边缘挣扎,遂参加心理咨询培训班学习,以求自救。到重庆参加考试,向同学倾诉各种不愉快,交谈过程中没有回避正上中学的点点。临别,同学借给我两本书《女心理师》上下册,说是女儿推荐看毕淑敏的作品,希望对赵阿姨有帮助。

转眼,这个借书给我的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为新娘,怎能错过她穿上婚纱的美丽。婚礼现场,素色鲜花装点的T台,长发及腰的姑娘一袭白色婚纱,娇颜如花浅笑低颦,离开父亲身边挽手自己男人,完成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。

聚光灯笼罩台上一对新人,那样青春耀眼、那样光彩逼人,着实让我感叹日子过得太快,孩子们都已长大。前不久,和儿子一起自拍照,懊恼容颜衰老,儿子安慰:不是你老了,是我太年轻。如同阳光照耀过我们,现在照耀到他们身上,时光就这样转移。

当年的纸飞机如今飞到了哪里?一起玩的小伙伴还记得否?时光逝去从不回头,重折一个纸飞机已不是曾经年轻的手。孩子,再美好的时光都会流走,珍惜你们最灿烂的岁月,祝福你们新婚快乐!

我的一九八五

□刘春风

上世纪1985年3月,正当春暖花开、草长莺飞之际,我暂时离开了师范学校的教室,走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另一间教室,登上讲台,战战兢兢当起了一名实习老师。

我所实习的学校叫新竹小学,位居竹城近郊,离我住读的师范校不到两公里。一起去新竹小学实习的全是我们同班18名学友,俩人一组一班。我与一位郭美女同学联手实习三年级某班。实习共六周。我们随班听课,熟悉班风、熟悉学情、熟悉进度。然后撰写授课教案交给指导老师批注、审改,接受指导。通过逐次磨合,先试讲通过才能正式登台给学生授课。授课时,老师一定在学生中间听课,用他们娴熟的技艺鞭策着我们务必精益求精。

实习结束返校后,就到4月中旬了。学校立马举行了音体美等学科的毕业考试。由于音体美科的素养技能分别在每学年结束时就考过,所以本次集中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学科的“教材教法”。三门学科前前后后考了近1月。5月中旬开始,我们又全力冲刺全省、全地区组织的师范毕业年级的语文、数学、教育学的统考。说起当年的那个统考哟,全体迎考学子紧张得都是走路匆匆、吃饭匆匆、入厕匆匆、洗漱匆匆。晚自习教室熄灯后,一些同学还自备蜡烛仍要学习直到值班老师催促才回寝室睡觉。

好像是6月25、26日,考试结束,同时标志着我们三年师范学习全部结束。在等考试成绩的间隙,由于没有了学习任务和考试压力,大家分外轻松。白天,三三两两逛街转路,晚上,我们班上32名男生全部集聚在一个大寝室吹拉弹唱,连续7晚,搞得隔壁街邻晚上两点起床骂人才收场。

大约一周后,统考成绩返校,全体学友皆大欢喜。当时统考的数学试卷送成都,语文试卷、教育学试卷送达成,试卷都是由老师用背包背着来来往往坐客。所以,周转时间较长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7月初,学校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,举行了毕业典礼。第二天一大早,学校后勤老师还为我们开江籍学生联系了省客运46队一辆客车来学校搭接我们回家,减少了我们搬书袋、提木箱的劳顿。校门处,师生噙泪,依依惜别。一声“多保重”“常联系”,温馨入耳,道不尽三年的同窗情谊,载不走一生的师生情缘。

暑假,不只是盛夏,更多的是延续和传承。春的蓬勃成长到秋,收获的就是累累硕果。

8月下旬,“处暑”刚过,我就得到了“分配通知”,比起三年前的那个“录取通知”,更加兴奋。

9月1日,我又重整行装,昂首阔步走进了校园。只不过之前我入校都是“学生”身份,而今我入校却是“老师”身份。但是,这“老师”叫得我还是有些腼腆。

我首次入职的学校也是我就读小学、初中的母校。入职时曾教育过我的许多恩师仍在母校从教。所以,我到校后之于他们,不仅维系了“师生”关系,更增添了“师徒”关系。他们于茶余饭后带着我家访,指导我与村民交流,协助我与家长沟通。他们用自己通畅的人脉、崇高的威望呵护着我。使我健康成长,很快成为了受人喜欢的年轻教师。

当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节。学校所在乡的庆祝活动于当日在乡政府简陋的礼堂举行,热烈而隆重。欢庆的场景至今还让我心潮澎湃,激动不已。

那半年,我主动承担了初中一年级一个班、小学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,另加小学三至六年级四个班的自然常识和音乐课,周课时共计24节。学校分配给我一间约9平米的寝室兼办公室,内置一张两抽的木质旧办公桌,一架单人木床,门背晃砌了一个双孔燃煤灶,自己可以生火做饭。学校不通水电,晚上看书、备课、批改作业等用美孚煤油灯。学校给每位教师提供两斤盖着“开江县煤建公司”大印的煤油票,自己掏钱到指定地点凭票购油使用。学校有伙食团,聘请了当地一位退伍军人做炊事员,煮三餐,所以我寝室那个煤灶半年都闲着没用。

冬天到了,乡村特别寒冷。因为当时的教室是七十年代初由村民投资投劳修建的。上面砖瓦隙牙漏缝,两边门窗洞开对流,即无法安玻璃,也不能安窗帘。师生几乎是在寒风中“教”和“学”。极寒天气到了,学校就用一辆“丰收牌”拖拉机买回几吨焦煤,每人分个二三百斤,自己购炉生火,用以驱寒保暖。

由于当期我是新手上路,所以格外注重学生的考试。那时的考试没有现成的试题试卷,全是自己命题制卷。命题稍好些,可以参考和借鉴;制卷就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了,找钢板、刻蜡纸,然后与工友一起油印。由于学生不上早晚自习,且每天下午放学后有的学生要走近十公里山路才能到家。所以只有主动利用周日免费为学生辅导,那时也没有练习册、测试卷等可供学生使用的教辅资料,我就只有用粉笔在黑板上一板一板地写,学生也就一题一题地抄、一题一题地练,尔后又我一题一题地点拨,一题一题地讲解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年终考试,效果很好。

这一年,实现了我人生的转换:上年是学生,下年是老师。

这一年,收获了两张成绩:上年自己考得好,下年学生考得好。

这一年,促使我大踏步迈向了新的征程。